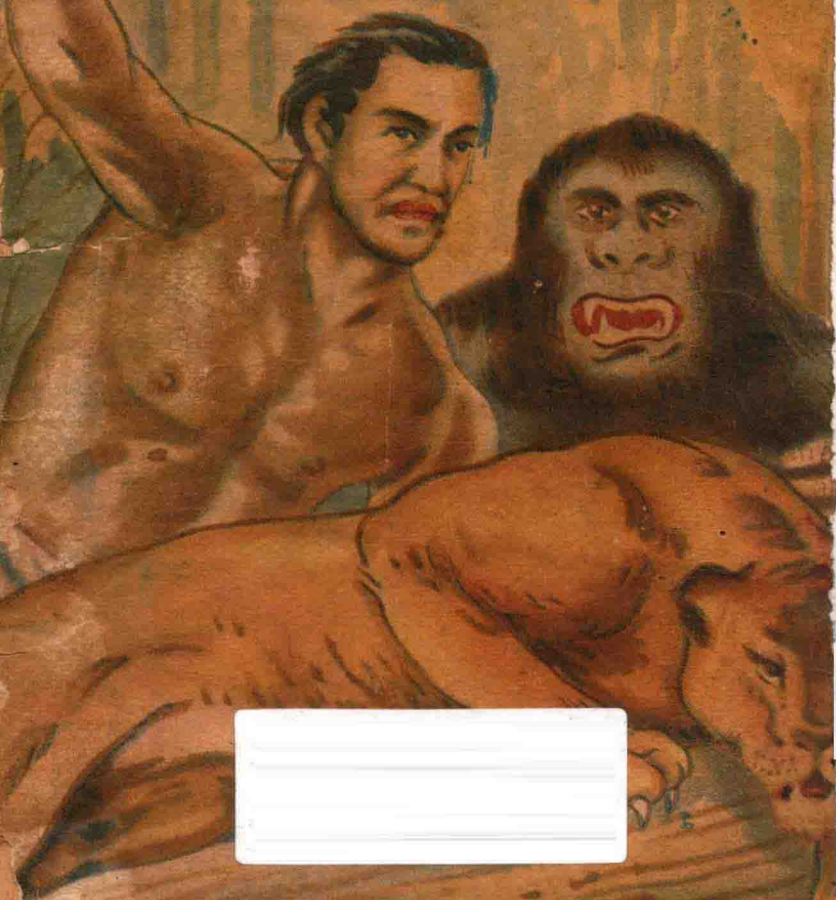


叢書第二輯之七

八

猩猩王國

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泰山叢書第
二輯第七集
猩猩王國

E. R. Burroughs 原著
章 鐸 聲 譯 述

菲洲行進曲

電影製片廠的副總理，米爾登先生正在工作室裏會議。有六七個人懶洋洋地同坐在沙發椅上。他是一個有想像力的，戲劇性的，動力的人。他堅持着獨立和地位在他自己的表演上。他總是踱着步，很少佔領他的椅子，他口若懸河般的談吐。

『這是一種射擊的界限，』他確告他的靜聽者們：『沒有綜合的叢林，沒有試探的欺詐的成就，在美國的每幅圖畫裏沒有牙齒的老獅子能夠確定牠們的第一個名字。沒有……這是確實的事情。』

一個女書記走進房內關上門，報告道：『歐美痕先生來了。』

『好！請他進來。』米爾登先生摩擦着他的手掌，轉身又對其他的人說：『歐美痕的思想比較是有靈感的一個。他恰好是造成這幅圖畫的人。』

門開了。書記陪着一個矮胖的，棕色人進房來。米爾登迎前去和他握着手。

『我看見你很高興，歐美痕！』他說。『自從你從羅婆洲回來之後，還沒有見過面。你來到這裏的確是大材。但我有幾件更大的事情煩勞你。你可知道那最超等的叢林圖怎樣造成的？』

『我祇是聽見過。現在我想人人都能造成叢林圖吧。』

『好，這裏有叢林圖。我們要做一件真實的事。在那最優圖中的射擊地點僅僅限於好萊塢的』



二十五里之間，除了非洲的一些著名射擊和試探的造就之外。」

「我們到那兒去射擊？」歐美痕問，「離好萊塢的二十五里之外嗎？」

「不，先生！我們一隊人要到非洲的中央去，這林子叫什麼？」

「易塔利樹林。」

「對啦，到易塔利樹林去。歐美痕！你有真實的材幹，不論自然，叢林，野獸和試探。你射擊老虎的時候，能保存牠的聲音的試探。」

「在非洲不一定有老虎。」歐美痕說明着。

「誰說沒有？」

「我說。」歐美痕笑着說。

「爲什麼，歐美痕？」米爾登轉身對着他問。

「嘎，總理，你說你要獵到一頭老虎。」

「啊，這是多麼地不同呢？我們要打到一頭鱷。」

「你要我指出這幅畫嗎？」歐美痕問。

「是，這是你著名的。」

「不見得，我狩獵，但我可沒有到過非洲。到非洲的心臟部份去能辦得到嗎？」

「我們恰好開會談這件事。」米爾登答，「我們正要問馬吉羅。我想你也沒有到過。歐美痕先生，馬吉羅是一個著名的大狩獵者，很熟悉非洲。他有專門的知識。」

「馬吉羅！我們能帶着運輸車到易塔利的樹林中去嗎？」歐美痕問。

『能載多少重量？我認爲你是能夠橫過非洲的。不過重量要超過一噸半以上。』
『我們的運輸車能載七噸重嗎？』他轉向旁邊的葛拉斯。
『這怕不能夠。』馬吉羅說。
『那末蒸汽車怎樣？』葛拉斯問。『這能載九噸重。』
馬吉羅搔搔頭皮有些躊躇。
『你能夠嗎，歐美痕？』米爾登問，等着一個回答。
『自然能夠辦得到的。』
『好！』米爾登道：『現在讓我來告訴你這一個故事，那裏有一個射擊的能手，此人是耶以，生在叢林中，扶養他長大的是一頭母獅。他的友伴全是獅子——沒有其他的任何友人。獅子是萬獸之王；當他在兒童時代時就做了獅子王，所以他是一個真實的獸王。你想這不是罕世少有嗎？』
『真的嗎？』歐美痕驚奇地。
『當然還有那個姑娘哩。她不顧忌什麼，她完全是一種叢林遊戲。同着這獅人一塊兒來的。在從前，他從未見過一個女人。你想可能嗎，歐美痕？』米爾登在房內踱着，他等姑娘在一間房裏的浴池中。
『耶以始終是一個原始的男子。』歐美痕說。『你怎能和獅人的獅子友伴共同遊戲呢？我希望他是有肝腸的。』
『很相稱。他具有所有女性的一副外形。』
『他是誰？』

『史勞基。』

『史勞基沒有聽見過。』

『他並不著名。』可是等着你去見他！我說他是鑿實的。』

『他能出力嗎？』歐美痕問。

『但他高興遠足——我去邀他。』

『誰來計算這個呢？』

『馬的孫，而且——』

『馬的孫很豐富；她或者比應脫勤要強。』

『還有柯登梅和她的父親也能去，他是一個白商人。』

『柯登梅能夠嗎？他有許多年的經驗了。』

『啊，還有馬吉羅，也是一個白狩獵家。』

『誇獎了。』馬吉羅說：『我不夠資格。』

『但是，』歐美痕說，『馬的孫的確很相稱，不過當獅子和象來了之後——那我可知道了。』

『我們有雷海登陪着她。』

『那末誰是我的攝影師呢？』

『畢惠脫。』

『好。』

『你預備三四十個白人。在蒸汽車兩旁的是運輸車，準備二十五噸重量的車子和五輛送信

車。我們要有科學和機械學的人來管理車子。但是，我們的每個人都得有能力的。你就別選吧。」

『我們幾時動身？』

『十天之內。』

『這是多偉大的生活啊。』歐美痕感奮着。『六個月在婆羅洲，十天在好萊塢，還有六個月，將要在非洲過了。』

黑人的憎恨

薛菲姆和他的黑人同騎在小馬上，看着這個瘋狂的寧山勒，咒詛着，當他們驅策着二百黑人，拖了蒸汽車在泥路上前進的時候。

吉皮痕——他靠近在泥車的黑人後面，他和二個姑娘在會話着。

『你覺得怎樣，馬的孫？』他問。

『討厭的。』

『再會生狂熱病嗎？』

『不一定，但是我們要離開吉皮痕。我希望回好萊塢去；我不能再看見好萊塢了。我祇有死在這裏。』

『你正是無望的。你說得對。』

『昨夜她做了一個夢，』另一個姑娘說。『馬的孫相信，在夢中……』

『胡說，』馬的孫小姐忙喝着。

『你得看住這個瘋癲者。雷海登！』吉皮痕說。
雷海登點了點頭。『我當然。』

『你能達到叢林了。』馬的孫說。『雷海登的科學，是純潔的科學。沒有一個知道我們受盡了痛苦，我們應該忍受我們的任何苦痛。』

『這是什麼意思？』雷海登問。『你須要得到信任。』

『信任？』馬的孫反問道。『為什麼？你是一個甜蜜的姑娘。雷海登！我是馬的孫。我的公有的希望祇是顯赫的行動。他們是沮喪的，他們呵責我。』

雷海登自然地笑了。『我並不完全要毀滅你的名譽，馬的孫！』

『啊，這不是你的過失。』另一個解釋着。『我沒有責備你。因為你不是一個會長，而且他生就不是一個白人。』

『怎樣是一個腳踏實地的會長呢？』雷海登說。

『是啊！怎樣才是會長？』吉皮痕也問。

『當我幼年時，我看見范來儂在襁褓中；啊，兄弟們，都是會長！』

『這傢伙不像范來儂。』吉皮痕承認。

『很像，我正在追憶着這些年的往事。』

『我說畢惠脫倒很像。』吉皮痕說。

姑娘哼出了鼻息說。『畢惠脫是一個攝影的好手，但他不是會長。他的理想恰好像他的攝影。』
『他是一個自大的人啊。』吉皮痕堅持着。

『我們坐在這裏有多久了？』馬的孫問，不樂地。『我奇怪我們爲什麼不能前進。我不明白我們爲什麼要坐在這裏像爬蟲！』

『我們的能力是夠的。』雷海登說。

『歐美痕怕黑人的搗鬼，』吉皮痕說明着。『這裏是一方歹土。這原是他的一種預防吧。』他們靜候着，注視着那載重的蒸汽慢慢兒地在泥路上拖曳。阿刺伯人的小馬鞭打着他們的路途，用着他們的工具針刺着牠們的腹部。

薛菲姆對他旁邊的一個兇惡眼睛的黑人說話。『她握有金鋼鑽山谷的全部祕密嗎？亞德衛？』

『啊！亞德衛竭叫着。』她們好像不像二個我不能決定。』

『但是一個不是有着紙張的嗎？你能決定了嗎？』

『是。那個老賊，他是她們之一的父親，但她沒有離開他。那個年青人正和她們在會話着，那老人偷了紙張，但他的女兒緊執着不放。所以那老人和年青人都相信這紙張是得不到了。』

『但這年青人也許會殺了她的父親。』薛菲姆說。『她和他是朋友。我真不明白這些耶穌狗呢。』

『我也不懂得，』亞德衛承認。『他們都是瘋狂的。他們爭論着，衝突着，然後便一同坐了下來談笑着。他們每個人的形狀都很祕密。我看見她拿着紙張的時候，那個年青人睨視着，但他佯裝着若有若無地。後來他就去問她的父親有否看見。可是那老人却守着祕密不說。他祇說是失落了，斷腸地。』

『這很奇怪，』薛菲姆喃喃地道。『你能肯定地懂得他們的說話，但你曉得他們說些什麼呢，』

亞德衛？」

「不消一年工夫，假如我能和這瘋狂的老東西在一起的話，他休息時，我豈不是可以從他那裏學習英語嗎？」

「好！薛菲姆歎息着：『這是大財富的嘗試；或者他們沒有帶這許多東西來。』用他的邪眼睛瞟着等在泥路上的幾輛載重車。」

『我去偷她的紙張嗎？』亞德衛靜了一會兒問。

『讓我們等着時間，』薛菲姆答。『並不迫切，因為他們始終留我們在這裏呢。這老東西是笨伯。他們的的思想都是愚蠢的，這正像他們拿着英文的圖畫一樣，但是，我們比他們伶俐。我們曉得這幅圖是嚮導他們路綫的一種東西。』

歐美痕染了一身烏黑的泥土，站在一輛運輸車的附近。在他的一隻手裏執着一根鞭撻，帶着一支來福槍在他的下面站着一個搬運者。

歐美痕像是個苛求的雇主。他用鞭撻黑人的態度請求他寬恕，但是，這離他的發怒還很遠。他打算三個月離去好萊塢，然而二個月幾乎是超脫了他的預算。另外一個月到達了馬吉羅圖畫上的預定地點。他的指導的女子患了狂熱病影響了旅程。所以一切事都錯誤了，每件事都使他覺得棘手。現在這些可惡的黑奴也正如他所想到的，他們都要丟了短工。

『你們這些無賴！』他咆哮着，執着鞭子，擦過了一個黑人的肩頭。

一個年青人穿着茶色襯衫，走到車子跟前，去，那兒的吉皮痕恰好和二個姑娘在談話。他暫息在樹蔭底下搖着他的草帽，額角前淌着汗珠子，然後他又走去，參加了他們。



吉皮痕關垂地問道：『你看煩惱嗎？』畢惠脫！

『歐美痕的堅持。假如他放下鞭子，不喝酒，我們早已沒有悲痛了。』畢惠脫宣誓地。

『這是難的。』雷海登說。『人都是沒有辦法的。』

『我看見郭惠第憎恨地看了他好久。』畢惠脫繼續說。『這似乎是預告危險。』

『噫，吉皮痕說：『你曉得這些黑奴是邪惡的。』』

『這些奴隸很難馴服。黑人知道吉皮痕的。歐美痕也許有不利。你別以為人都是獸子。他不是。一個天生的頭目，他在他自己的地界裏是個大酋長。我們的這許多黑人幾乎都是屬於他的部落。假如他說叛變，他們就叛變了。你別忘記這個。我們要當心。假如這些人反對我們的時候。』

『那末，我們該如何呢？』歐美痕沒有問起我們，我也沒有注意到。』

『你能做些事情的，馬的孫。』畢惠脫說。

『我為什麼？』

『歐美痕喜歡你。』

『啊！這是他自己的葬禮了。』

『也許也就是你的葬禮。』畢惠脫說。

『呸！姑娘說：『我還離開這裏呢。』史勞基在那裏？我怎麼一天沒有見到他。』

『獅人睡在他的車子上。』吉皮痕建議。『你有聽見老柯登梅叫他嗎？』

『爲什麼叫他？』馬的孫問。

『他簡直有睡病。』

「你們都痛恨他嗎？」馬的孫咆哮着，「他停止進行了，然而史勞基先生却是一個真實的藝術家。」

最後，這一排長長的列車前進了。領頭的一輛車子是武裝的守衛和嚮導；其他的都在後面。幾

車的黑人擠在最後面。副指導彼亞得，他管理着這些人。彼亞得帶着短鞭子。他沒有抽打，他老是吆喝着，可是在事實上，他們並不懂他的言語。他們都靜着。最後在他們自己中間有了聲音。但是，他們沒有唱，也沒有笑。

「這是好現象，」馬吉羅走到彼亞得旁邊說，「歐美痕先生不能像你樣的收服他們。」

彼亞得聳聳肩，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他不肯聽我的話，」馬吉羅說，「他以爲這裏像好萊塢一樣。」

「我祇以爲他是一個大人物。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這個樣子。」彼亞得搖着頭。但是，這位

助手是忠實他的領袖的。

「無論如何，他的計算是錯誤的。」

「或者你——」彼亞得的話還未說出，突然起了一聲槍嘯，子彈從列隊的前面飛來。

「什麼？」馬吉羅情急了。他離開彼亞得，即刻向着鎗彈飛來的南方奔去。

毒箭來了

人的耳朵是遲鈍的。他們沒有注意着射擊的聲響。但是，獵獸不像人的耳朵；牠們在很遠的地方就聽見，牠們都離開了這聲音的遠方。

二頭生物躺在一株樹蔭底下。一頭很大的黑鬃金獅；還有一個是人。他仰天的睡着，獅子躺在旁邊，牠的一隻大爪按着牠的胸口。

一下低低的咆哮從他的口腔中迸出來。他閉着眼睛又睡了，可是這次他睡覺時，有着更密集地鎗聲起在他的四周。

獅子瞥着牠的黃線眼睛，吼叫着；然後低下牠的頭也睡去了。

近在他們的左右有頭斑馬躺着，牠是被殺了的。胡狼和土狼都在咀嚼着；所以很靜地沒有動作，鎗聲祇是引起了牠們的一些凝視……

馬吉羅，他奔到列隊的前面，他發現黑人和白人都預備着來福鎗對準着黑暗的樹林中。二個黑兵躺在地上，他們的身上插有箭。馬的孫立在她的車上觀看。雷海登站在車頭上，提着一支手鎗。馬吉羅跑到歐美痕那裏，後者握着鎗正對着樹林中瞄着方向。『什麼事，歐美痕先生？』他問。

『狙擊，』歐美痕答。『有怪箭射擊我們，我們正在搜尋來源。』

『怕是鬼怪出現吧。』馬吉羅說。

歐美痕點點頭。『我也如此想。他們以為幾支冷箭能夠嚇退我，但管理還是我的責任。』

『這是一種預告，歐美痕。他們不讓我們在他們的地界裏。』

『我們去。他們不能沮喪我們的堅決。』

『別忘記，歐美痕先生，你操有人的命運，她們的生命你是負有全責的，二個白女人，你會預告她們不到鬼怪的地界來的。』

『我有我的全權責任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』歐美痕堅持着說話，他的固性不受他人反感，這是

肩。

他的錯誤，但是，也不能說全是惡劣的。

『我覺得我也有我的責任呢。』馬吉羅答。『你要知道，我對你是有着勸告權的。』

『我需要時，你再勸告我吧。』

『現在你就需要，你不能確定這些人沒有動作的。』

『事實上我們早已預備了，而且還了一排鎗，告訴他們這是攻擊我們的回禮，』歐美痕威嚇

地。『你能判定他們再來攻擊我們嗎？』

『我希望我能判定。但他們多神祕呢——也許能夠瞥見他們二三個，但或者一個也見不到。』

『假如你怕，你就回去吧，』歐美痕咆哮着。『我給你一支手槍和一個護兵。』

馬吉羅笑笑。『無論如何，我要留着的。』然後回到雷海登那裏，他瞥見她擺着一支手槍。

『雷海登小姐，你回上車去吧。那裏，你才不會受到箭的侵害。』

『你完全相信他們會來攻擊我們嗎？』

『在這條路上他們總得進攻的。我不希望你也怕。但我希望總得留意些。』

現在，她凝視着二個受怪箭死的屍身。『我真不懂，這箭怎能致人於死地。』她稍稍地聳了聳

『這是毒箭，』馬吉羅說明着。

『毒，』這是她恐怖她表示。

『所以馬的孫小姐是暈昏了，』馬吉羅看着車子上。

雷海登轉身對着那個無知覺的姑娘前去。他們共同地抱她坐着，雷海登實際地急救着，當他

們工作時，歐美痕組織一個堅強的衝鋒隊，下令給同着他的一羣白人。

『預備來福槍。我放一個特等的武裝人在每輛車上。你們都注意着，第一個射擊的信號。』

『畢惠脫你和吉皮痕同姑娘騎着馬，我放一個嚮導的在每輛的運輸車上。葛拉斯，你到列隊的後面去，告訴彼亞得出了什麼事。告訴他振作後面的守衛者，你就留在那裏幫助他。』

『馬吉羅！』這英國人來到前面。『我希望你去看看老薛菲姆，要他遣一半的武裝人到後面去，另外的一半來歸給我。我們能夠遣他們在列隊中來去地送信，假如出了岔子的話。』他轉身對着一個老人，『柯登梅先生，你和史勞基騎着馬在列隊的中間。』突然地，他瞧着他。『史勞基在那裏？』沒有一個人看見他，自從發生了攻擊之後。柯登梅說：『他在車上的，當我離開這裏時，或者他又睡了。』有一股狡猾的閃光在老眼睛裏滑過。

『他來了，』葛拉斯說。

一個高大的，年青的人從車子的下方出現。他的腰間有一支手槍，還帶着一支來福鎗。當他看見他們注意着他的時候，他就奔了上去。

『他們在那裏？』他叫着。『他們往那裏去的？』

『你在那裏？』歐美痕問。

『我在看他們。我想他們退去了。』

畢惠脫轉身對着柯登梅，慢慢地喝着酒。

現在，他們的列隊又走了。歐美痕在最前面，馬吉羅問着他。在樹林中穿行着，黑人的行列好像是條長蛇，弓子聲和樹枝的磨擦聲陪伴着他們。沒有說話。

——只有聲音，怕的預告。

有好許多人都停着步，用他們的刀和斧斬着前面荊棘。然後又走到原始叢林地的蔭處。他們的行動很慢，因為人人都帶有怕懼的心理。

最後，他們到了一條河邊。『我們就在這裏築營，』歐美痕說。

馬吉羅點點頭。他需要造營地。在靜寂中車子都停在河邊的空場上。

他們都伸著腿躺在地上。歐美痕喝着他的威士忌酒。馬的孫姑娘坐在他的旁邊。她愈了，他吸着煙捲兒。她害怕地瞧着樹林中，覺得神祕地。

『我希望我們離開這裏，歐美痕，』她說。『讓我們回到以前曾經打過獵的地方去。』

『這裏有水很適宜，而且我是有着圖像的。』

她走近去，她的身子靠着他。『啊，歐美痕，假如你愛我，你就帶我離開此地。我很悲傷。我曉得我是死的。不是生熱病死，便是傷在毒箭上的。』

『你對你的獅人去說，』歐美痕咆哮着，拿了另一瓶酒，管自己喝着。

『不能，歐美痕。你知道我祇有你。』

『我知道——我希望你認為我是難看的。你想，我沒有瞎了眼吧？』

『你沒有瞎眼，但你是貪酒的，』她暴怒地叫着。

又有一粒彈丸從列隊後面叫着，打斷了他的話柄。然後便惹起了一陣子的紊亂聲。

歐美痕跳了起來，奔到後面去。他叫他們回來。『留在這裏！』他叫着。『他們也要攻擊這裏的。假如再來的話，馬吉羅叫會長遣一個騎兵去探呀。』

馬的孫又昏暈了。這回沒有一個人注意她。他們離去了她，走開了。黑人和白人的手裏都執着來福鎗，眼睛睨視着林中。

當鎗火從後面發出時，靜靜的空間有着竭叫，方向是在河對岸的烏漆的叢林中。

『那是什麼？』吉皮痕問。

『我想強盜打算攻擊了。』馬吉羅說。

『說不出所以然。』柯登梅承認。

畢惠脫搜着雷海登。『你躺在那車上，』他說。『你能避免毒箭的。』

『我的眼鏡呢？沒有啊，謝謝你！』

『會長來了。』吉皮痕說。『在他後面還有幾個騎馬的，和一個白人。』

『這一定是葛拉斯。』畢惠脫說。

當阿刺伯人在歐美痕附近下了馬時，葛拉斯也到了地上了。

『怎樣？』那指示者問。

『在前面的黑人那裏出了事情，』葛拉斯答。『是一支預告危險的箭，死了二個人；過後我們

就開火，但我們沒有看見任何人，也沒有什麼生物。』

『彼亞得在黑人的營地裏休息嗎？』歐美痕問。

『他們沒有什麼，他們很快就來的。』葛拉斯笑笑。

一聲尖叫又響在他們的中間，馬吉羅嚇得跳了起來。所有的人都預備了來福鎗。

馬的孫坐起來了。她的頭髮直豎着，她的眼睛睜得挺大。她慘叫着，又是一陣暈眩。

殺。

『住嘴！』歐美痕咆哮着，但她沒有聽見他。

車子，騎士，黑人都圍集在空場上。沒有一個人敢到叢林中去。大家都害怕極了。最後建築營地了。黑人、白人和馬都在一塊兒。黑人在這邊，白人在那邊。

『假如收了風，我們就無救哩。』雷海登回憶着。

『馬的孫怎樣了？雷海登？』畢惠脫問。

『前途很不好。』她聳聳肩。

『你別怕。』

『我一些也不怕。』

『啊，你懂得我的意思的——我歡喜你，雷海登！』畢惠脫說。

『什麼？畢惠脫，你愛我？』

『你自己去想。』

『你是一個大攝影家——你愛你的是攝影機。這不是愛，因為我歡喜你的藝術吧了。』

『但現在我却看中了你。雷海登，我愛你。』

『胡說！』姑娘笑笑走開了。

愛的衝突

黑人頭目郭惠第站在歐美痕面前。『我的人們要回去了，因為，大家不願留在班司都地界被